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

自昔財為傷命刃，從來智乃護身符。  
已幸餘生逃密網，誰知好事在窮途？  
一朝獲把封章奏，雪怨酬恩顯丈夫。

賊髯毒手謀文士，淑女雙眸識俊儒。

話說正德年間，有個舉人，姓楊名延和，表字元禮，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貫。祖上流寓南直隸揚州府地方做客。遂住揚州江都縣。此人生得肌如雪暈，脣若朱塗，一個臉兒，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，哪裡有甚麼表樞，哪裡有甚麼王衍？這個楊元禮，便真正是神清氣清第一品的人物。更兼他文才天縱，學問夙成，開著古書簿葉，一雙手不住的翻，吸力豁刺，不夠喝一杯茶時候，便看完一部。人只道他查點篇數，那曉得經他一展，逐行逐句，都稀爛的熟在肚子裡頭。一遇作文時節，鋪著紙，研著墨，蘸著筆尖，颼颼聲，簌簌聲，直揮到底，好像猛雨般灑滿一紙，句句是錦繡文章。真個是：

筆落驚風雨，書成泣鬼神。  
終非池沼物，堪作廟堂珍。

七歲能書大字，八歲能作古詩，九歲精通時藝，十歲進了府庠，次年第一補廩。父母相繼而亡。丁憂六載，元禮因為少孤，親事也都不曾定得。喜得他苦志讀書，十歲便得中了鄉場第二名。不得首薦，心中悶悶不樂，嘆道：「世少識者，不耐煩赴京會試。」那些叔伯親友們，那個不來勸他及早起程。又有同年兄弟六人，時常催促同行。那楊元禮雖說不願會試，也是不曾中得解元，氣忿的說話，功名心原是急的。

一日，被這幾個同年們催逼不過，發起興來，整治行李。原來父母雖亡，他的老尊原是務實生理的人，卻也有些田房遺下。元禮變賣一兩處為上京盤纏，同了六個鄉同年，一路上京。

那六位同年是誰？一個姓焦名士濟，字子舟；一個姓王名元暉，字景照；一個姓張名顯，字致伯；一個姓韓名蕃錫，字康侯；一個姓蔣名義，字禮生；一個姓劉名善，字取之。六人裡頭，只有劉、蔣二人家事涼薄些兒。那四位卻也一個個殷足。那姓王的家私百萬，地方上叫做小王愷。說起來連這舉人也是有些緣故來的。那時新得進身，這幾個朋友，好不高興，帶了五六個家人上路。一個個人材表表，氣勢昂昂，十分齊整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輕眉俊眼，繡腿花拳，風笠飄搖，雨衣鮮燦。玉勒馬一聲嘶破柳堤煙，碧帷車數武碾殘松嶺雪。右懸雕矢，行色增雄；左插鮫函，威風倍壯。揚鞭喝躍，途人誰敢爭先；結隊驅馳，村市盡皆驚盼。正是：處處綠楊堪繫馬，人人有路透長安。

這班隨從的人打扮出路光景，雖然懸弓佩劍，實落是一個也動不得手的。大凡出路的人，第一是老成二字最為緊要。一舉一動，俱要留心。千不合，萬不合，是貪了小便宜。在山東兗州府碼頭上，各家的管家打開了銀包，兌了多少銅錢，放在皮箱裡頭，壓得那馬背即當，擔夫疼軟。一路上見的，只認是銀子在內，哪裡曉得是銅錢在裡頭。

行到河南府榮縣地方相近，離城尚有七八十里。路上荒涼，遠遠的聽得鐘聲清亮。擡頭觀看，望著一座大寺：

蒼松糾結，古柏龍蟠。千尋峭壁，插漢芙蓉；百道鳴泉，灑空珠玉。螭頭高拱，上逼層霄；鴟吻分張，下臨無地。顛巍巍恍是雲中雙闕，光燦燦猶如海外五城。

寺門上有金字牌匾，名曰「寶華禪寺」。這幾個連日鞍馬勞頓，見了這麼大寺，心中歡喜。一齊下馬停車，進去遊玩。

但見稠陰夾道，曲徑紆迴，旁邊多少舊碑，七橫八豎，碑上字跡模糊，看起來唐時開元年間建造。

正看之間，有小和尚疾忙進報。隨有中年和尚油頭滑臉，擺將出來，見了這幾位冠冕客人踱進來，便鞠躬迎進。逐一位見禮看坐。問了某姓某處，小和尚掇出一盤茶來吃了。那幾個隨即問道：「師父法號？」那和尚道：「小僧賤號悟石。列位相公有何尊幹，到荒寺經過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都是赴京會試的，在此經過，見寺宇整齊，進來隨喜。」那和尚道：「失敬，失敬！家師遠出，有失迎接，卻怎生是好？」

說了三言兩語，走出來吩咐道人擺茶果點心，便走到門前觀看。只見行李十分華麗，跟隨人役，個個鮮衣大帽。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暗暗地歡喜道：「這些行李，若謀了他的，盡好受用。我們這樣荒僻地面，他每在此逗留，正是天送來的東西了。見物不取，失之千里。不免留住他們，再作區處。」

轉身進來，就對眾舉人道：「列位相公在上，小僧有一言相告，勿罪唐突。」眾舉人道：「但說何妨。」

和尚道：「說也奇怪，小僧昨夜得一奇夢，夢見天上一個大星，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後園地上，變了一塊青石。小僧心上喜道：必有大貴人到我寺中。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。今科狀元，決不出七位相公之外。小僧這裡荒僻鄉村，雖不敢屈留尊駕，但小僧得此佳夢，意欲暫留過宿。列位相公，若不棄嫌，過了一宿，應此佳兆。只是山蔬野蕪，怠慢列位相公，不要見罪。」

眾舉人聽見說了星落後園，決應在我們幾人之內，欲待應承過宿。只有楊元禮心中疑惑，密向眾同年道：「這樣荒僻寺院，和尚外貌雖則殷勤，人心難測。他苦苦要留，必有緣故。」眾同年道：「楊年兄又來迂腐了。我們連主僕人夫，算來約有四五十人，那怕這幾個鄉村和尚。若楊年兄行李萬有他虞，都是我眾人賠償。」楊元禮道：「前邊只有三四里，便到歇宿所在。還該趕去，才是道理。」

卻有張致伯與劉取之都是極高興的朋友，心上只是要住，對元禮道：「且莫說天時已晚，趕不到村店。此去途中，尚有可慮。現成這樣好僧房，受用一齊，明早起身，也不為誤事。若年兄必要趕到市鎮，年兄自請先行，我們不敢奉陪。」

那和尚看見眾人低聲商議，楊元禮聲聲要去，便向元禮道：「相公，此處去十里里有黃泥壩，歹人極多。此時天時已晚，路上難保無虞。相公千金之軀，不如小房過夜，明日蚤行，差得幾時路程，卻不安穩了多少。」

元禮被眾友牽制不過，又見和尚十分好意，況且跟隨的人，見寺裡熱茶熱水，也懶得趕路，向主人道：「這師父說黃泥壩晚上難走，不如暫過一夜罷。」元禮見說得有理，只得允從。眾友吩咐擡進行李，明早起程。

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計，連忙備辦酒席，吩咐道人宰雞殺鵝，烹魚炮鱉，登時辦起盛席來。這等地面哪裡買得湊手？原來這寺和尚極會受用，伴色雞鵝等類，都養在家裡，因此捉來便殺，不費工夫。佛殿旁邊轉過曲廊，卻是三間精緻客堂，上面一字兒擺下七個筵席，下邊列著一個陪桌，共是八席，十分齊整。

悟石舉杯安席。眾同年序齒坐定。吃了數杯之後，張致伯開言道：「列位年兄，必須行一酒令，才是有興。」劉取之道：「師父，這裡可有色盆？」和尚道：「有，有。」連喚道人取出色盆，斟著大杯，送第一位焦舉人行令。焦子舟也不推遜，吃酒便擲，取么點為文星，擲得者卜色飛送。

眾人嘗得酒味甘美，上口便乾。原來這酒不比尋常，卻是把酒來浸米，麴中又放些香料，用些熱藥，做來顏色濃醞，好像琥珀一般。上口甘香，吃了便覺神思昏迷，四肢疼軟。這幾個會試的，路上吃慣了歪酒，水般樣的淡酒，藥般樣的苦酒，還有尿般樣的臭酒，這晚吃了恁般濃醞，加倍放出意興來。猜拳賭色，一杯復一杯，吃一個不住。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廂陪了這些家人，叫道人支持這些轎夫馬夫，上下人等，都吃得泥爛。

只有楊元禮吃到中間，覺酒味香濃，心中漸漸昏迷，暗道：「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！且是昏迷神思，其中決有緣故。」就地生出智著來，假做腹痛，吃不下酒。那些人不解其意，卻道：「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氣，必是多吃熱酒，才可解散，如何倒不用酒？」一齊來勸。那和尚道：「楊相公，這酒是三年陳的，小僧輩置在床頭，不敢輕用。今日特地開出來，奉敬相公。腹內作痛，必是寒

氣，連用□來大杯，自然解散。」楊元禮看他勉強勸酒，心上愈加疑惑，堅執不飲。眾人道：「楊年兄為何這般掃興？我們是暢飲一番，不要負了師父美情。」

和尚合席敬大杯，只放元禮不過，心上道：「他不肯吃酒，不知何故？我也不怕他一個醒的跳出圈子外邊去。」又把大杯斟送。元禮道：「實是吃不下了，多謝厚情。」和尚只得把那幾位抵死勸酒。

卻說那些副手的和尚，接了這些行李，眾管家們各揀潔淨房頭，鋪下鋪蓋，這些吃醉的舉人，大家你稱我頌，亂叫著某狀元、某會元，東歪西倒，跌到房中，面也不洗，衣也不脫，爬上床磕頭便睡，齣齣鼻息，響動如雷。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們大碗頭勸著，一發不顧性命，吃得眼定口開，手疼腳軟，做了一堆矧倒。

卻說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，他便如何不受酒毒？他每吩咐小和尚，另藏著一把注子，色味雖同，酒力各別。間或客人答酒，只得呷下肚裡，卻又有解酒湯，在房裡去吃了，不得昏迷。

酒散歸房，人人熟睡。那些賊禿們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思量動手。悟石道：「這事須用乘機取勢，不可遲延。萬一酒力散了，便難做事。」吩咐各持利刃，悄悄的步到臥房門首，聽了一番，思待進房，中間又有一個四川和尚，號曰覺空，悄悄向悟石道：「這些書呆不難了當，必須先把跟隨人役完了事，才進內房，這叫做斬草除根，永無遺患。」悟石點頭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遂轉身向家人安歇去處，撥開房口，見頭便割。這班酒透的人，匹力撲六的好像切菜一般，一齊殺倒，血流遍地。其實堪傷！

卻說那楊元禮因是心中疑惑，和衣而睡。也是命不該絕，在床上輾轉不能安寢。側耳聽著外邊，只覺酒散之後，寂無人聲。暗道：「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，收了這殘盤剩飯，必然聚吃一番，不然，也要收拾傢伙，為何寂然無聲？」

又少頃，聞得窗外悄步，若有人聲，心中愈發疑異。又少頃，只聽得外廂連叫噯喲，又有模糊口聲。又聽得匹撲的跳響，慌忙跳起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中了賊僧計也！」隱隱的聞得腳聲聲近，急忙裡用力去推那些醉漢，哪裡推得醒！也有木頭般不答應的，也有胡胡盧盧說謊話的。推了幾推，只聽得呀的房門聲響。

元禮顧不得別人，事急計生，聳身跳出後窗，見庭中有一棵大樹，猛力爬上，偷眼觀看。只見也有和尚，也有俗人，一伙兒擁進房門，持著利刃，望頸便刺。

元禮見眾人被殺，驚得心搖膽戰，也不知牆外是水是泥，奮身一跳，卻是亂棘叢中。欲待蹲身，又想後窗不曾閉得，賊僧必從天井內追尋，此處不當穩便。用力推開棘刺，滿面流血，鑽出棘叢，拔步便走，卻是硬泥荒地。帶跳而走，已有二三里之遠。雲昏地黑，陰風淅淅，不知是甚麼所在，卻都是廢塚荒丘。又轉了一個彎角兒，卻是一所人家，孤丁丁住著，板縫內尚有火光。元禮道：「我已筋疲力盡，不能行動。此家燈火未息，只得哀求借宿，再作道理。」正是：

青龍白虎同行，凶吉全然未保。

元禮低聲叩門，只見五□來歲一個老嫗，點燈開門。見了元禮，道：「夜深人靜，為何叩門？」元禮道：「昏夜叩門，實是學生得罪。爭奈急難之中，只得求媽媽方便，容學生暫息半宵。」老嫗道：「老身孤寡，難好留你。且尊客又無行李，又無隨從，語言各別，不知來歷，決難從命！」元禮暗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不得不以實情告他。」「媽媽在上，其實小生姓楊，是揚州府人，會試來此，被寶華寺僧人苦苦留宿。不想他忽起狠心，把我們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，一齊殺倒。只有小生不醉，幸得逃生。」老嫗道：「噯喲！阿彌陀佛！不信有這樣事！」元禮道：「你不信，看我面上血痕。我從後庭中大樹上爬出，跳出荆棘叢中，面都刺碎。」

老嫗睜睛看時，果然面皮都碎。對元禮道：「相公果然遭難，老身只得留住。相公會試中了，看顧老身，就有在裡頭了。」元禮道：「極感媽媽厚情！自古道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我替你關了門，你自去睡。我就此桌兒上在假寐片時。一待天明，即便告別。」老嫗道：「你自請穩便。那個門沒事，不勞相公費心。老身這樣寒家，難得會試相公到來。常言道：『貴人上宅，柴長三千，米長八百。』我老身有一個姨娘，是賣酒的，就住在前村。我老身去打一壺來，替相公壓驚，省得你又無鋪蓋，冷冰冰地睡不去。」

元禮只道脫了大難，心中又驚又喜，謝道：「多承媽媽留宿，已感厚情，又承賜酒，何以圖報？小生倘得成名，決不忘你大德。」媽媽道：「相公且寬坐片時。有小女奉陪。老身暫去就來。女兒過來，見了相公。你且把門兒關著，我取了酒就來也。」那老嫗吩咐女兒幾句，隨即提壺出門去了，不提。

卻說那女子把元禮仔細端詳，若有嗟嘆之狀。元禮道：「請問小姐姐今年幾歲了？」女子道：「年方一□三歲。」元禮道：「你為何只管呆看小生？」女子道：「我看你堂堂容貌，表表姿材，受此大難，故此把你仔細觀看。可惜你滿腹文章，看不出人情世故。」元禮驚問道：「你為何說此幾句，令我好生疑異？」女子道：「你只道我家母親為何不肯留你借宿？」元禮道：「孤寡人家，不肯貪夜留人。」女子道：「後邊說了被難緣因，他又如何肯留起來？」元禮道：「這是你令堂惻隱之心，留我借宿。」女子道：「這叫做燕雀處堂，不知禍之將及。」

元禮益發驚問道：「難道你母親也待謀害我不成？我如今孤身無物，他又何所利於我？小姐姐，莫非道我傷弓之鳥，故把言語來嚇詐我麼？」女子道：「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，是那個的房屋？我家營運的本錢是那個的本錢？」元禮道：「小姐姐說話好奇怪！這是你家事，小生如何知道？」女子道：「妾姓張，有個哥哥，叫做張小乙，是我母親過繼的兒子，在外面做些小經紀。他的本錢，也是寶華寺悟石和尚的，這一所草房也是寺裡搭蓋的。哥哥昨晚回來，今日到寺裡交納利錢去了，幸不在家。若還撞見相公，決不相饒。」元禮想道：「方才眾和尚行凶，內中也有俗人，一定是張小乙了。」便問道：「既是你媽媽和寺裡和尚們一路，如何又買酒請我？」

女子道：「他哪裡真個去買酒！假此為名，出去報與和尚得知。少頃他們就到了，你終須一死！我見你丰儀出眾，決非凡品，故此對你說知，放你逃脫此難！」

元禮嚇得渾身冷汗，抽身便待走出。女子扯住道：「你去了不打緊，我家母親極是利害，他回來不見了你，必道我泄漏機關。這場責罰，教我怎生禁受？」元禮道：「你若有心救我，只得吃這場責罰，小生死不忘報。」女子道：「有計在此！你快把繩子將我綁縛在柱子上，你自脫身前去。我口中亂叫母親，等他回來，只告訴他說你要把我強姦，綁縛在此。被我叫喊不過，你怕母親歸來，只得逃走了去。必然如此，方免責罰。」又急向箱中取銀一錠與元禮道：「這正是和尚借我家的本錢。若母親問起，我自有一言抵對。」

元禮初不敢受，思量前路盤纏，尚無毫忽，只得受了。把這女子綁縛起來，心中暗道：「此女仁智兼全，救我性命，不可忘他大恩。不如與他定約，異日娶他回去。」便向女子道：「小生楊延和，表字元禮，年□九歲，南直揚州府江都縣人氏。因父母早亡，尚未婚配。受你活命之恩，意欲結為夫婦，後日娶你，決不食言。小姐姐意下如何？」

女子道：「妾小名淑兒，今歲□三歲。若不棄微賤，永結葭葦，死且不恨。只是一件：我母親通報寺僧，也是平昔受他恩惠，故爾不肯負他。請君日後勿復記懷。事已危迫，君無留戀。」元禮聞言一畢，抽身往外便走。

才得出門，回頭一看，只見後邊一隊人眾，持著火把，蜂擁而來。元禮魂飛魄喪，好像失心風一般，望前亂跌，也不敢回頭再看。

話分兩頭。單提那老嫗打頭，川僧覺空，持棍在前，悟石隨後，也有張小乙，通共有二□餘人，氣呼呼一直趕到老嫗家裡。女子聽得人聲相近，亂叫亂哭。老嫗一進門來，不見了姓楊的，只見女子被縛，嚇了一跳，道：「女兒為何倒縛在那裡？」

女子哭道：「那人見母親出去，竟要把我強姦，道我不從，竟把繩子綁縛了我。被我亂叫亂嚷，只得奔去。又轉身進來要借盤纏，我回他沒有，竟向箱中摸取東西，不知拿了甚麼，向外就走。」那老嫗聞言，好像落湯雞一般，口不能言，連忙在箱子內查看，不見了一錠銀子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！我借師父的本錢，反被他掏摸去了。」

眾和尚不見楊元禮，也沒工夫逗留，連忙向外追趕。又不知東西南北那一條路去了。走了一陣，只得嘆口氣回到寺中，跌腳嘆道：「打蛇不死，自遺其害。」

事已如此，無可奈何。且把殺死眾屍，埋在後園空地上。開了箱籠被囊等物，原來多是銅錢在內，銀子也有八九百兩，把些來分與覺空，又把些分與眾和尚、眾道人等，也分些與張小乙。人人歡喜，個個感激。又另把些送與老嫗，一則買他的口，一則賠償他所失本錢。依舊作借。

卻說那元禮脫身之後，黑地裡走來走去，原只在一筵地方，氣力都盡，只得蹲在一個破廟堂裡頭。

天色微明，向前奔走，已到蔡縣。剛待進城，遇著一個老叟，連叫：「老侄，聞得你新中了舉人，恭喜，恭喜！今上京會試，如何在此獨步，沒人隨從？」那老叟你道是誰？卻就是元禮的叔父，叫做楊小峰，一向在京生理，販貨下來，經繇河間府到往山東。劈面撞著了新中的侄兒，真是一天之喜。元禮正值窮途，撞見了自家的叔父，把寶華寺受難根因，與老嫗家脫身的緣故一一告訴。楊小峰□分驚訝。挽著手，拖到飯店上吃了飯，將自己身邊隨從的阿三送與元禮伏侍，又借他白銀一百二三□兩，又替他叫了騾轎送他進京。正叫做：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元禮別了小峰，到京會試，中了第二名會魁，嘆道：「我楊延和到底遜人一籌！然雖如此，我今番得中，一則可以踐約，二則得以伸冤矣。」殿試中了第一甲第三名，入了翰林。

有相厚會試同年舒有慶，他父親舒珽，正在山東做巡按。元禮把六個同年及從人受害本末，細細與舒有慶說知。有慶報知父親，隨著府縣拘提合寺僧人到縣。即將為首僧人悟石、覺空二人，極刑鞫問，招出殺害舉人原繇。押赴後園，起屍相驗，隨將眾僧拘禁。此時張小乙已自病故了。舒珽即時題請滅寺屠僧，立碑道傍，地方稱快。後邊元禮告假回來，親到廢寺基址，作詩吊祭六位同年，不題。

卻說那老嫗原係和尚心腹，一聞寺滅僧屠，正待逃走。女子心中暗道：「我若跟隨母親同去，前日那楊舉人從何尋問？」正在憂惶，只見一個老人家走進來，問道：「這裡可是張媽媽家？」老嫗道：「老身亡夫，其實姓張。」老叟道：「令愛可叫做淑兒麼？」老嫗道：「小女的名字，老人家如何曉得？」

老叟道：「老夫是揚州楊小峰，我侄兒楊延和中了舉人，在此經過，往京會試。不意這裡寶華禪寺和尚忽起狼心，謀害同行六位舉人，並殺跟隨多命。侄兒幸脫此難。現今中了探花，感激你家令愛活命之恩，又謝他贈了盤纏銀一錠，因此托了老夫到此說親。」老嫗聽了，嚇呆了半晌，無言回答。

那女子窺見母親情慌無措，扯他到房中說道：「其實那晚見他丰格超群，必有大貴之日。孩兒惜他一命，只得贈了盤纏放他逃去。彼時感激孩兒，遂訂終身之約。孩兒道：『母親平昔受了寺僧恩惠，縱去報與寺僧知道，也是各不相負，你切不可懷恨。』他有言在先，你今日不須驚怕。」楊小峰就接淑兒母子到揚州地方，賃房居住。等了元禮榮歸，隨即結姻。老嫗不敢進見元禮，女兒苦苦代母請罪，方得相見。老嫗匍伏而前。元禮扶起行禮，不提前事。

卻說後來淑兒與元禮生出兒子，又中辛未科狀元，子孫榮盛。若非黑夜逃生，怎得佳人作合？這叫做：夫妻同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會裡來。有詩為證：

春闈赴選遇強徒，解厄全憑女丈夫。

凡事必須留後著，他年方不悔當初。